

落央满床

原名《青春疼，爱情痛》 新浪网·读书频道连载 文学类读物排行首位

罗 浔 著

纯洁的爱情遭遇混乱的情欲；美好的婚姻遭遇疯狂的阴谋，初恋情人竟成恶魔化身；迟到的美少年，主人公却已激情不再。曾陷入三个男人漩涡的女人，走出时坚硬如冰……

中国盲文出版社

著

落英满床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英满床 / 罗浔著. —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04.7

ISBN 7-5002-2033-2

I. 落… II. 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8358 号

责任编辑: 冀 鸿
封面设计: 每天出发坊
版式设计: 符马活

落英满床

著 者: 罗 浔
出版发行: 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
邮 编: 100072
电 话: (010)83895214 8389521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02-2033-2/I·335
定 价: 15.80 元

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
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随时退换

内容简介

青春的激情与热望，青春的寂寞与哀愁，对爱情的憧憬与向往，交织在刚走出大学校门正当青春的山妮与亚玲身上。青春对于林平，他还来不及意识，青春已成了一段逝去的旅程，他已成了一个青春的观望者。面对山妮与亚玲，面对妙龄女子青春的美，他有过哀愁与惆怅，但他还是老道沉着地想方设法填补自己青春的空白。山妮爱他，单纯中伴随着强劲的青春热望；亚玲爱他，通过他获取作为一个女人的某种销魂的人生经验。

亚玲远走异国。山妮的生活继续与林平纠结着。多年后，林平想通过彼此生理上的搏斗来证实山妮仍爱他。在一场交织着恨与怨还有伤害，同时又混合着潜在的难以抗拒的欲望的搏斗中，山妮的挣扎与其说是对林平的更多的是面对自己的，山妮摧毁了林平的计谋也战胜了自己的欲望。但林平还是毁了山妮的婚姻。山妮目睹丈夫的寻欢场面，也想原谅他，但原谅一个人并不容易，涉及的不只是生理因素还有更深层的心理因素。

多年前的一次校园舞会，凌云与山妮经历了一次美丽的相遇。虽然相隔了十岁的年龄差异，那份深入心灵的相知，彼此仿佛前生见过。担心肉体上的彼此接触会影响灵魂的交融，还有对青春的缅怀与敬畏，更因为一份深埋心底、深入心灵的爱足以应对一生的寂寞与孤独。山妮选择了远离。

多年前一次美丽的相遇，促使多年后作者拿起了笔，以清澈细腻又力透纸背的笔触再次回望那次美丽的相遇。小苹果——凌云，在那次相遇中曾说过，希望以后出现在作者的小说中。

十多年后，凌云，你出现在作者的小说里。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5
第 三 章	23
第 四 章	33
第 五 章	39
第 六 章	51
第 七 章	58
第 八 章	90
第 九 章	103
第 十 章	111
第十一章	130
第十二章	137
第十三章	147
第十四章	168

第一章

片片雪花飘落于夜的肩头。

街巷是冷而寂的，临街的小店透闪着昏黄的灯光，一两片雪花落叶似的飘向门框，飘向柜台。在轻轻地碰触中，雪花化为一汪极轻浅的水渍，像憔悴女人腮边的一滴清泪。

圣诞节是引进的节日，好比老头老太的队伍中闯进了一位正当青春的少年，又好比一派暮色中从西边投来的一抹亮色，虽色谱驳杂，到底多了一份颜色，于枯窘单调中给人一份刺激与兴奋。圣诞老人的面容慈祥、和蔼、爽朗，仿佛集所有欢乐祝福于一身。圣诞老人的身后是木质的小屋，小屋里亮着温暖的灯光，那灯光那小屋把人的思绪引向村庄，引向远古。墨绿色的圣诞树上缀着五颜六色的小彩灯，还有片片雪花。

圣诞老人，圣诞树，这座城市的建筑群以及栖居于建筑群中的人们，还有散居于城郊各个角落的鸟们狗们，时光就这样寂然无声无影无踪地打眼前走过。时光，又像一个身穿玄衣的女妖踮着脚尖向你炫耀她的魔力，令你惶恐，令你无奈，人们尚

未从圣诞节的余兴中回过神来，又近岁暮。

岁暮、天寒，山妮撕去台历上最后一页，走向窗边，推开窗户，城市已没有任何纯粹的东西。城市的夜，是人造的夜，夜色苍茫中，看着雪花纷飞，山妮隐隐地有些落寞，但惯于孤独的她并不感到孤独。城市的本质是荒疏，喧闹、繁华不过是一件披于城市肩头的外衣。

人人都渴望自己的生活发生一些戏剧性的事件，尽管那戏剧性是不可靠的，是不可探究而又值得怀疑的，大多的人，仍莫名地渴望戏剧性的事件来装点自己的生活。

山妮关掉头顶上的日光灯，拧开床前台灯，淡黄的灯罩下，小屋里便有了微晕微茫的明暗层次，可人的温馨弥漫开来。

自己给自己亮着灯

自己等着自己

自己投奔自己

自己回自己的家

山妮哼着自编的歌，朝台灯投去隐秘的温柔的一瞥，嘴角上的纹线于自嘲中又兼有一份不羁的自我欣赏，而后一个转身，关上房门，走下台阶，蹬上自行车。夜的光影中，一个小红点于漫天雪花中款款移动，软茸茸的雪地留下一条扎实的细而长的车辙印迹。

强劲的迪斯科舞曲，伴随着千姿百态的舞姿，有的近于恶劣重拙，有的轻巧如猴，仿佛从肢体的流动里感到飞扬。明暗闪烁不定的灯光下，眼前每一个舞着的人都有一种青面獠牙的面





孔，像远古洪荒时野人的狂舞。扭胯、太空步、抽筋似的扭摆，忘乎所以的表情。仿佛不够强劲的动作不足以宣泄平日里积攒下来的压抑。

山妮混在距舞厅门口不远处的人流中，踏着迪斯科的节奏，透过扑朔迷离的灯光寻找与她约好的伙伴——小向。搜遍了眼前所有的面影，不见小向。“她准是赴临时约会去了。”山妮心想。看着闪烁不定的各色光斑扫过地板、扫过人群、扫过四周的墙壁与天花板，山妮想起了“白驹过隙”这句古语，隐隐地感到难言的惶恐，难言的惆怅，还有难言的美好。狂舞的人群还觉不够尽兴，有人开始呼喊，有人叫唤，有人大吼，寒冷寂静的夜晚，听起来有些湿重，仿佛沾上了露气，还有着狂舞人的疲惫与衰竭。

想想也是很好玩的，在一些场合于众人之中总会有一两张脸孔强有力地抢人眼目，夺人视线。有的是因美艳，有的是因令人反感的傲慢与自以为是，一张空白的脸最容易令人忽略。于山妮的心智与经验，于她略微叛逆的个性，她不是一个易被青春少壮派打动的人。那种带有明显个性特征满怀沧桑感的人，或是那种有着破落颓废气质而又落拓不羁个性的人，这样的人，在某一个节骨眼上会令山妮心动。

摇曳不定突突狂闪的灯光，模糊的面影，山妮——众多模糊人影中一个模糊的身影，即使是迪斯科的狂舞，她的舞姿仍有着某种娴静与温雅。她的目光伴着思绪、随着节奏、随着舞步穿越人群。

仅因了一个偶然的回眸，一张脸，一张俊秀的、青春逼人的脸，蓦地擦亮了山妮的眼睛，如一重别样的风景。她看不清他真

切的面庞。他身后是一扇洞开的门，他静静站着，那目光、那神情说不清是打量是欣赏还是悠然观望，总之，他与这一切保有一定的距离，像一位早熟的忧郁少年。

狂舞的人群摆过来又扭过去像重重波浪。她看不见他真切的五官，就像刚刚看过一段极精彩的文章，记不住一个完整的句子，断续地记住了惊妙的言辞与令人回味再三的意趣。

用语言表达出的，即使是自言自语，往往也不是最真实的。迪斯科舞曲终了。山妮心想：“他是不会请我跳舞的，像他这样满怀青春气息的少年，不会，也不可能来请我跳舞。”内心深处，对那张洋溢青春气息的脸庞说不清是充满幻想还是努力故意遗忘。

另一支欢快的曲子响起，舞池中的人流由疏朗转向密集。“请你跳舞，行吗？”声音从侧面传来。山妮以为请的不是她。回头一看，那张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脸庞，迎面劈来。他向她伸出手，说那动作是邀请，不如说那动作充满了共舞的热切。由不得山妮作任何表示，他已牵起她的手，一直牵着走向可以共舞的地方。随着小拉曲子欢快的节拍，迈步踩点中，他仿佛慢了半拍，而她则像是快了半拍。两人相视一笑，却又于这不和谐中兴高采烈地跳着。山妮惊叹他周身洋溢着青春气息与活力。他不只是跳着，仿佛还在蹦着。山妮暗中惊叹的同时忍不住窃笑，窃笑他那蹦踏跳跃的小小动作，窃笑的同时又被他所感染。

第一次，山妮为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男子所感染。过去，山妮对偶像派的歌星与明星，总觉得他们就像瓷娃一样既讨巧又媚俗。虽好看却经不起打量，更何况那样的青春偶像只是出现于报刊杂志，其间隔着遥远的时空，即使是含情的眼波，也是投



向大众的，既做作又僵硬，甜蜜的笑过于腻人。

他还谈不上是青年，只能说是少年。山妮于窃笑中暗中品评。

那少年身穿黑色皮茄克，皮茄克的领口露出蓝白色的衬衫，深色裤子黑色皮鞋。浓烈逼人生机勃勃的青春气息加上几分活泼帅气实在有着难言的感染力。什么叫活力四射，山妮眼前的他就是。

“你是学生吗？”他微笑着，音容语调满怀热情。

“他还懂得恭维人呢。”山妮心中暗想，一边摇头一边看着他，他有着饱满圆润的脸庞——这脸庞很清新很脱俗。秀气浓黑的眉，灵气而溢满热情的眼睛以及温厚的双唇——那唇看上去在未来的时日里很善于接吻。个子不高，清秀帅气极精神——某种摄人心魄的男子汉气概已于他的眼角眉梢、于他的脸庞、于他的音容笑貌及举止中隐约可见。

“你是学生吗？”山妮笑着反问他。

“如果我说我不是学生呢？”一丝不易察觉的莫名的微笑浮上他的脸。他似在逗她。

“你不是学生，那你是——”山妮脸上莫名的微笑转换成意味深长的无可奈何的笑。

“我是摆苹果摊的，在山西路上。”他诡秘而又顽皮地眨了眨眼睛，很有一些街头小贩的机巧。

“你以为你说你是摆苹果摊的，我会怀疑，我丝毫不怀疑。你的脸就像一个红苹果。”山妮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一个有着苹果样脸的人摆着一摊苹果，那样的光景，真是何等可爱呀。他不言语，意味深长地笑着，那笑容里多的是被玩笑后的无可

奈何。

好几支曲子响过，他与山妮立于人群的边缘处。一刹那的光亮中。山妮瞧得见他鼻梁上细密的汗，那汗散发出一股看不见的热力，那青春活力就是从那汗毛孔中挥发出来的。

“一个女子过于善于调侃人，是不太可爱的。”他说。

“一个女子过于坦率，应是比较可爱的。”

“你以为你很坦率？”他反问。

山妮说：“慢慢地，我会让你领教我的坦率。”两人脸上均是热切的顽皮的灿烂的笑。

舞池中成双成对的人踩着快三曲子欢快起舞。“你会跳快三步吗？”他问。

“不会。”山妮说。

“我也不会。”

两人静静站着，以相对遥远的距离看着人们狂舞，仿佛站于路的边缘处，独立于人群之外。

他告诉山妮与他一道来的还有他的两位朋友。山妮顺着他的示意望去，影影绰绰的灯影中，一高一矮两个男子立于人群边缘处。高个男子戴着一副眼镜，一件灰白色滑雪衫，围着手编的白色围巾，近似五四时期的打扮，他的神态却给人以凛然的不可捉摸。矮一些的那男子身穿茄克式牛仔衣，留着杂志上常见的名为“朋克”嬉皮士的发型，眉宇、眼角隐约透出一股子邪恶与凛然。悄悄地私下里打量了一番后，山妮悄悄对他说：“你们不会是黑社会成员吧。”他似是被逗笑了，从衣袋里掏出一盒口香糖递给山妮，山妮抽出一块。

他说：“你放心，这不是炸弹。”





“但极可能是糖衣炮弹。”

两人极有意味地笑了起来。山妮心里暗暗寻思，他这样一个近似于少年的人何以会有那样的朋友。

“你否认你是学生？”他又把话题扯到山妮身上。

“我的孩子都要上学了。”山妮老三老四地说。

他保持着 he 富有意味的笑，而后把目光投向狂舞着的人群深处说：“冒昧问一句，你与孩子他爸感情怎样。”两人均为这稀有的夸大了的谎言暗暗好笑。

慢三步的舞曲似是从遥远的有明月朗照的地带徐徐飘来，缓缓响起。“我们跳舞吧。”他向山妮伸出手说，“你很爱调侃。”

“太爱调侃的女子是不可爱的。”山妮说。

与他谈话跳舞不只是好玩，还有一些令山妮感兴趣的东西。想起他可能比自己要小十岁，山妮说话便无所顾忌，仿佛只是为了好玩与尽兴，但谁又能否认其间没有隐隐的放纵呢。他的谈吐说不清是成年人的老练还是青春年少的率真。

“我能问你一句话吗？”山妮微微侧过头去，不等他答话又说。“你为什么不与女朋友一道来？”

“女朋友太多，不知带哪个好。”

“你前后左右谈过多少女朋友？”

“你说呢？”他逗她。

山妮低声说：“估计一打。”

她又说：“其中有真心相爱的吗？”

“希望没有——但是，若真的没有，那是一种很深的痛苦。”他接着说，“也是一种很深的虚空——这你肯定也体验过。”

“没有体验过，没有你的那份福气——拥有那么多的恋爱经历。”

“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你是经历过刻骨铭心恋爱的人。”

“你在恭维我。”山妮说。

山妮只承认自己有过恋爱，但什么是刻骨铭心的恋爱，她无法界定。山妮低下头去，看着灯光，白的，红的，绿的灯光从她与他的脚下扫过，那么飘浮，那么不可捉摸、不可把握，恋爱也是这样不定而多变的吧。待山妮抬起头来与他对视的刹那，只觉得前后左右搂着舞着的人都很模糊。眼前的他，他的少年苹果一样的脸不只是清晰，还有一种模糊的可亲。山妮感到有些微微的眩晕，不是为迷离五色的灯光，仅是一瞬间，她又把自己从眩晕中引领回来，眩晕的感觉过去了，但那感觉她将永远记得。

“你哭过吗？”他问山妮。

“哭过，你呢？”山妮也问道。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我有着苹果一样的脸，这是你说的，如果常常无端地想哭，那样的情形、那样一种心情没人能理解。”

山妮想笑，但没笑起来。于是她说：“有来由的哭，没来由的哭，这些，我都有过。”声音里似乎莫名地多了一份温柔。

“你与孩子他爸结婚时，你哭了吗？”

孩子他爸？想起这虚拟的人物，山妮说：“痛痛快快地哭了个够。”这么说着，两人相视一笑。

“那种时候痛哭，太令人心痛。”他说。有他，他是不会让她哭的。



这是一曲恰恰舞，他拉着她的手说：“会跳吗？”

山妮摇摇头。

这样，后退一步，朝前一步，快节奏地走两步。两人边跳边说着话，他笑着说：“能讲一个有关你自己的故事吗？”

“我自己？”

“最好是浪漫的恋爱故事。”

“我的故事一点儿也不浪漫，先是单身未婚，后来，为安抚父母，匆匆忙忙结了婚，就这些。”

“为安抚父母而结婚，你不难过吗？”

“我先是默默地承担一切，而后再强迫自己以一种喜剧的心理来察看自己的人生。”

“好坚强的口气，你不是在撒谎吧？你不仅喜欢调侃人，还会编造一些小小的谎言。”

山妮于是又笑说：“你还可以说我嬉皮笑脸，玩世不恭，你呢，到底有过多少次恋爱经历？”

他收住了笑意，略微思索了一会儿，认真而庄重地说：“五次。”

“比我估计的略为少一些，都有些什么样的女朋友。”

“第一位，我在她面前不知所措。”

山妮接住话头说：“那是因为你太爱她了。”

“不，是她太爱我了，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系。第二位女朋友，很不幸，水性杨花。与第三位女朋友告吹，是因为朋友的介入，当她慢慢明白过来，已经晚了。我又有第四位女朋友，第四位女朋友，是豪门深宅大院里的小姐，过多的做作让我忍受不了。第五位，我们之间有些小小的误会，仍经常往来。”

“你还会有第六位女朋友的。”山妮说。

他默然无语。目光投向远处，留给山妮很俊美的侧影。山妮柔声问他，是不是想起了过去与女朋友跳舞的快乐时光，他转过脸，看了山妮一眼。一对又一对舞着的人儿打她与他跟前走过。他又说：“我的朋友这样告诉我，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应与四十多岁的女人相恋，因为他需要母爱。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应与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相恋，因为他需要活力，是这样吗？”

“四十多岁的男人与二十多岁的女人相恋，这比较多见，也许充满了激情，而二十多岁的男人与四十多岁的女人相恋，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山妮除了觉得好玩有趣之外，说不出是高兴还是难过，还兼有一丝惊讶。一位有着苹果一样的脸的英俊少年，如此深究情感方面的事，多少是一个有点儿复杂的人。

一直只顾忘乎所以地打趣交谈忘了周围人的存在。待山妮重新打量这个舞厅，发现不远处，他的两个朋友在打量自己，那神情使山妮想起枪战片里的黑社会组织，便低声说：“我有点儿怕。”

“怕什么？”

“怕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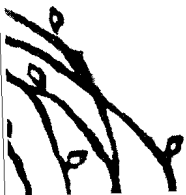
他一听，极诡秘地笑了笑。

“我保护你。”他说。

“你怎会有那样的朋友？”

“与他们在一起，我受到保护，那位个子稍矮的朋友是派出所的。”

山妮说：“我倒觉得他是派出所跟踪注意的对象。”听山妮





这样评价自己的朋友，他为她的坦率直言好笑。

素不相识的两人无所顾忌地对谈，于双方都是一份惊喜。山妮注意到他的两位朋友一直在暗中注视着自己，便又悄悄问他，“你的两位朋友怎么不跳舞？”

“我想走了，你能送送我吗？”“孩子他爸不来接你吗？”他笑着问她。

一支极舒缓的舞曲使人想起千年万年前千人万人中人与人的偶然相逢。山妮竟迈不动步子，两人站在舞池的中央，静静地凝眸片刻后，山妮身不由己地向他伸出手去，一柱浅白的光照在他与她身上，所有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他与她，似是注视多年未遇的场景。他与她默然无语，恍如梦中，在各自的梦中，在前世，彼此是很相熟的，后来彼此有过很长时间的分离，又偶然相逢，而且其间还隔着十年的年龄差异，两人仿佛不是在舞厅，而是在有明月朗照的旷野，他们踩着一地如水的月光，任月光把她与他托起，又如荡在浮萍上隐隐地令人陶醉，又隐隐地令人对现实处境，对此时此地，对眼前的一切，抱有疑虑，十分不踏实。

山妮谈不上见过太多的日月风景，以往的经历使她不再任自己被感觉牵着走。沉醉中仍有清醒的怀疑意识——如梦似幻的东西，除了给人惊奇，还有什么呢？山妮从他肩上抬起头来，人群中他的那两位朋友——他们的目光不只是注视，现在，他们多的是警觉，他们担心我会勾引他？一抹看不见的笑意掠过她的面颊，于是打趣说：“你知道我最不擅长的是什么。”他静静地若有所思地看着她，仿佛此时才真正地看清了她的面庞，朗月一样圆润的脸型，朗月一样高悬于空中的不现实——她的